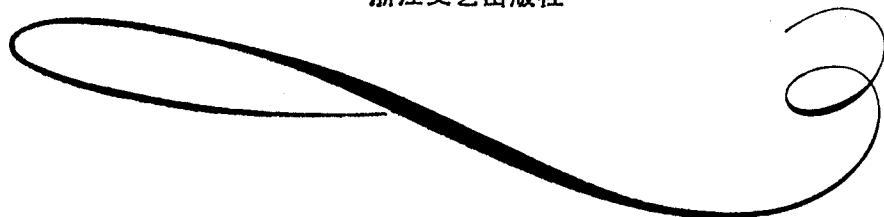


夜色溫柔

黃志遠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云生
封面设计 池长尧

夜色温柔 黄志远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75 插页2 字数274000 印数00 001—30 5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33-2/l-32

统一书号：10317·399 定 价：2.40元

序

阿 章

案头刚放上黄志远的中篇小说集《死亡三角地》不久，便又欣闻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夜色温柔》即将出版了。在文学书籍的出版面临低潮的状况下，一个文坛上默默无闻的青年作者却能接连出书，实在令人惊奇之余又感到高兴。同时，也庆幸这位年轻的作者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

这些年，我是亲眼看着黄志远在创作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艰辛地走过来的，因而也乐意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说几句话。

记得1981年的初夏，一位素不相识的业余作者来报社找我，并带来了两篇习作。第一次见面，除了知道他的名字叫黄志远外，什么印象也没有给我留下。两篇显得粗糙的作品我随即退还给了他，他似乎也因此而销声匿迹。直到一年多后，他才又重新寄来了几个微型小说，比起上一次的像是好了一些，出于鼓励，我们选发了其中较好的一篇，在报纸上占

了一块巴掌大的篇幅。他的劲头似乎因此大了起来，个把月总
有几篇稿子寄来。阅读之后，虽都老实不客气地退了回去，
但感佩之情亦由此而生，退稿时，总要在铅印的退稿信上写下
寥寥数语，指出不足之处。这以后，他几乎是按着我那些简
复在努力，写得很苦，我们退一次，他改一次，再寄来一
次，一个千把字的作品往往几经往返后才丢置开去。于是
便磨成了微型小说《米兰》（改了九稿），此作在由上海著
名老作家组成的评委会上获得好评，得了《解放日报》微型
小说征文一等奖。其间，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短小的作品，
写作水平大有长进。他的微型小说《米兰》得奖，使我颇为
欣喜地发现这位青年业余作者对文学事业有一种锲而不舍的
韧劲和对创作技巧的“悟性”。对他来说，这是最可贵之
处。

黄志远崭露创作才华，是他的中篇小说《绿窗幽梦》。
1985年我读了它的原稿，这部作品以它的清新的文笔和思想
内涵令我心醉，或许中、长篇的创作更适合于发挥他的才
华。当时，有人看了我写给黄志远的简短评语后曾问我：究
竟是敷衍还是由衷的。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决定采用这
部中篇小说。半个月后，它即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了。这
以后，我和上海大型文学刊物《连载小说》的编辑们成了他
的第一读者，陆续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爱火·恨火·妒
火》、长篇小说《夜色温柔》等作品。他已经找到并走上了
自己的创作之路，他的创作之泉迸发而不可收，短短的一年
多时间里，竟写了五十多万字，出版了中篇小说集，作品还
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令人刮目相看。

虽然，每个人的创作之路都不尽相同，但我以为黄志远

在创作道路上的甘苦、成败，对那些正在摸索中前进的业余作者是值得借鉴的，也是大有裨益的。

其一，他扎根于自己熟悉的生活土壤，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老生常谈，近几年来似乎谈起的人不多了。黄志远的可贵之处却恰恰遵循了这个原理。他所写的大都是自己所十分熟悉的以工厂为背景的现实生活，作品的主人翁都是他十分熟悉的干部和工人。正因为他熟悉作品里的生活，所以，他作品里的人物便性格鲜明，毫无虚假之感。流露在作品里的也大都是作者自己的切肤之感，因而也就有了思想深度，较好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如在中篇小说《绿窗幽梦》里，他通过一对异母兄弟的争斗，发出了尊重人才的呼吁，鞭挞了“金钱至上”的歪风邪气；在中篇小说《爱火·恨火·炉火》里，通过情敌、情人、战友、父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及一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反映了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和思想解放的主题，他的作品和现实生活联得很紧，反映了人们在变革中的喜怒哀乐，因而也就受到了读者的好评。他的作品往往能一气呵成，通顺感人，这是和他对题材和人物的准确把握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他扎根生活的结果。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土壤里开掘，这不能不说这是黄志远获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二，他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特色。这两年来，黄志远的作品开始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东西。除了上面所说的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外，他在作品的结构和剪裁上也下了功夫。他的作品往往时间跨度不大，中篇小说《死亡三角地》写的是两天内发生的事情；长篇小说《夜色温柔》上部写了一个晚上，下部写了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情。因而毫不显得

冗长乏味。他的作品往往是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把主人翁放到同自己的命运、名誉、爱情等密切相关的事件中去，然后对人物在这种特定场合的言行进行淋漓尽致的描绘，并充分发挥了自己擅长心理描写的特点，使作品有着较强的感染力。他的作品故事情节比较强，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是，他的作品经常以跌宕起伏的感情变化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故虽波谲云诡，却能入情入理。作品结尾处又常常异峰突起，出人意外，又在人意中，写得十分精彩，让读者在意想不到的结局中受到震惊和触动，引起读者的深思遐想。

语言朴素、流畅，是黄志远作品的又一特色。在他的作品里很难看到比较华丽的词句，貌似高雅的晦涩词句更是少见。但他却能用朴素的语言溶哲理和抒情于一炉，在一些章节里恰到好处地画龙点睛，增加了作品的文采。与此相比，他似乎更注重于人物的刻划。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如《绿窗幽梦》中的陈晓觉、《爱火·恨火·妒火》中的张一德、《夜色温柔》中的林明跃等都个性鲜明，呼之欲出，既有鲜明的时代感，又富有人情味。特别是他作品里的那些在爱情悲剧中的女性，更写得哀婉动人，读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夜色温柔》中的薛沁芯、夏丽莉等。

纵观黄志远这几年的作品，长篇小说《夜色温柔》无疑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无论是主题的深刻，还是写作的技巧和人物的刻划，都比他以往的作品略胜一筹。在第一部，他洋洋洒洒地用十几万字的篇幅，描绘了一场发生在一个晚上(几个小时内)的感情风暴，显示了他对生活素材的驾驭能力、文学创作的功力。它在《连载小说》上发表后即受到了读者的好评，一些电视台、制片厂和剧团纷纷要

求改编。第二部以《芳草青青》的篇名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后，也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著名老作家秦瘦鸥在给我的信中这样评价：“《芳草青青》写得很好，有感染力，我很喜欢薛沁芯那个艺术形象。作者除文字不及我外，其他都超出我几倍，真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部作品的成功。

近年来，黄志远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显示艺术才华，渐渐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取得了一些成绩。年前，他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会员，这也可说是他在创作上获得成就的一个标志吧。我在为他欣喜的同时，不能不指出：他毕竟还年轻，像他的年龄一样，他的作品正处于成熟的过程之中。就目前而言，他的作品反映的社会面还不够广，主题开掘还不够深等等，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他具有生活的“优势”——长期生活在基层；年龄上的“优势”——刚过而立之年；尤其可贵的是他具有锲而不舍、刻苦学习，勤于笔耕的“优势”。只要他循着自己的道路坚持走下去，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完全有可能创作出具有厚度和深度的煌煌巨著！这是我们热切期待着的。

目 录

序	阿 章
第一部：感情障碍	1
第二部：芳草青青	223
后 记	423

一、三十二年的人生之路，看来就要结束了。祸从何来？无人知晓

他静静地仰天躺着。几抹褐红色的血从嘴角缓慢地溢出，滴落到被炭黑粉尘污染过的地面上。

短暂的惊叫声煞住了，喧闹着的检修工们此刻竟木偶似地僵立着。关切、恐怖、担心的神情，在各个人的脸上“停格”了。几十双眼睛不约而同呆呆地盯着躺在十多米深处减速机旁的那个人。

他仍旧仰天躺着。一双睁大着眼睛，无神地望着高高的屋顶，望着高耸着的密炼机组，望着站在头顶天桥上的那些人们。

三十二年的人生之路，看来就要这样结束了。但他的眼睛却没有闭上，仿佛不甘心和他所熟悉的人们告别，与他热爱着的生活分手，当然，还有他心爱的姑娘。

几分钟前，身为机动车间技术员的叶解放，还是这个密炼机抢修现场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他带领检修工们连续干了两天两夜，才修复了庞大的密炼机主轴。

每天吞吐几十吨胶料的密炼机，是民生橡胶厂的生命线，关系着全厂的生产任务能否完成，以及产值、利润指标

的高低。两天前，不分昼夜运转着的主轴意外地出了故障。叶解放受命于危急之际，被厂长薛沁芯指定负责这次抢修工作。选择叶解放负责抢修，不仅是因为他的技术高超，更主要的是，在机动车间，他的威信最高。唯有他才能在这紧要关头，带动怨气冲天的检修工们，完成这项繁重的抢修任务。不过，这并非是薛沁芯的主意。

自从薛沁芯宣布扣还机动车间的超产奖后，她便成了检修工们的冤家对头。身着油腻工作衣的检修工们恨薛沁芯挤走了给他们带来福音的林明跃，在各种场合讥嘲薛沁芯的无能。他们在等待着给予薛沁芯教训的机会，他们要借此表示对林明跃的公开支持。

“听我一句，你们别帮倒忙。千万不要拿生产来开玩笑。”

在民生橡胶厂当了近二十年党委书记的董乾楠，觉察出了蕴藏在检修工们言语中的火药味，三番五次地向检修工们提出忠告。

“董书记，你想到哪里去了？”

与董乾楠的急迫心情相反，以检修二组组长孙敏光为首的检修工们，用漫不经意的语气回答他的提醒。他们理解董乾楠的苦衷。但他们有自己的逻辑，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他们谁也不清楚究竟想干什么。

他们只是在等待机会，机会！

机会来了，没有任何预兆地来了：全厂最大的一号密炼机因主轴发生故障停止运转。

相互间没有任何串连，甚至没有半点暗示，在得知一号密炼机出故障后的一个多小时里，负责一号密炼机保养工作

的检修二组竟一下子有八个人请了假。

调休、病假、事假……各有各的理由。等老实巴结的车间主任李永胜有点醒悟过来时，检修二组的技术骨干都已离厂回家了。

摊牌。

检修工们打出的王牌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停工一天就减少产值100万，哪个厂长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当然，这样严重的后果，是孙敏光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他们只是想教训一下薛沁芯，让她懂得他们不是可以随意摆弄的没有意识的机器。他们更希望能因此发还被扣发的奖金。

严峻的对峙，薛沁芯同样没有意识到，她根本没有觉察出检修工们正在借机对她进行报复，她甚至根本没有想到检修工们有报复她的动机。

疏忽吗？不。不把对手放在眼里吗？也不。这样的状况，发生在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厂长身上，可以说是奇怪的。但是，发生在薛沁芯的身上，却是正常的。因为在薛沁芯的脑神经里没有这样的细胞，在她三十六年的经历中，没有与人较量的经验。半点都没有。

一方虎视眈眈，一方浑然不晓。较量的结果，似乎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想象得到的，薛沁芯在劫难逃。

大千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大概都有一定的规律，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如果不想与毁灭做伴，就得甘做它的工具。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原因，叶解放才被薛沁芯挑选出来负责抢修。

挑选有威信、有经验的叶解放去驾驭桀骜不驯的检修工

们，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一把制服检修工们的撒手锏。

薛沁芯精明？有才干？否，否、否！

挑选叶解放当检修负责人，决不是薛沁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

按理，机动车间主任李永胜应该担负起抢修的责任。但是，刚刚复职不久的李永胜被厂内的风云吓坏了，他清楚地知道检修工们想干什么，更清楚自己在这场争端中无能为力。所以，薛沁芯找他的时候，他推却了，并推荐叶解放负责这件事。

由于董乾楠也赞成叶解放负责抢修，于是，叶解放被薛沁芯指定为抢修负责人。

薛沁芯的成功恰恰在于她的幼稚。

如果非要寻找薛沁芯处置这件事的能干之处的话，那就是她对叶解放下了死命令：“小叶，完不成任务，我要扣你一年的奖金！”

检修工们放弃对抗，就是因为薛沁芯的这个选择，薛沁芯的这样一句话。

检修二组的检修工们和叶解放有着深厚的交情。

两年前，孙敏光的母亲生命垂危，住院期间，叶解放帮着无兄弟姐妹的孙敏光陪夜。有一次，老太太大便不通，憋得满头大汗，恰巧孙敏光又在厂加班，全靠在场的叶解放用白皙的手指，一点一点帮老太太把粪便抠出来。孙敏光得知此事后，虽然只是在叶解放的肩上拍了一下，但心里的那份感激是可想而知的。

“够朋友！”

叶解放对孙敏光的情谊，使他赢得了检修工们的信赖与

崇敬，愿意和叶解放交朋友的人日益增多。作为朋友，叶解放确实是够格的。使检修工们更钦佩的，是叶解放的不看“人头”——对谁都一个样。

检修工张春海家里盖房，去帮忙的叶解放手指被砸肿了还干。

人缘极坏的检修工赵启明一时经济拮据，慷慨解囊的又是叶解放。

如今，当知道同薛沁芯对抗的结果会损害叶解放时，检修工们的防线便崩溃了。而首先妥协的，正是最难说话的孙敏光。

“你呀，当什么出头椽子！”

看到叶解放骑着嘉陵牌轻骑登门造访，孙敏光哭笑不得，最后还是乖乖地坐到叶解放的轻骑后面，挨家挨户地帮着把几个“怠工”在家的检修工唤到厂里。

碍于叶解放的面子，也由于“头儿”孙敏光的妥协，检修工们尴尬地汇集起来，在叶解放的带领下投入了紧张的抢修。不错，他们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的，但却诚心诚意，“报复”的念头已在对叶解放的一片感情中融化了。至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

阴差阳错。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抢修完毕后，检修工们各自整理着工具，谁也没有去留意站在窄窄的天桥上说话的叶解放和孙敏光，更没有意识到已经潜伏着的危机。

“……走开！”“啊——”

一声低吼，一声惨叫。

等检修工们惊讶地抬起头来时，叶解放已经像折断了翅膀的大鸟，从十几米高的天桥上掉了下去，重重地跌落到巨型减速机旁。

“出事了！”

检修工们惊叫着扑到天桥的栏杆旁，眼睁睁地看着躺在减速机旁的叶解放，惊骇得不知该怎么才好。

究竟怎么回事？无人知道。

叶解放静静地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放大着的瞳孔茫然地望着高高的天桥。在这或许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似乎也不清楚出了什么事。

“小叶！”

半分钟后，随着令人头皮发麻的喊叫声，一个身影顺着支撑天桥的工字型槽钢滑到地面，撞撞跌跌地扑向叶解放。

“小叶！小叶！小叶！！！”

第一个醒悟过来并作出反应的正是孙敏光，他急切地把叶解放抱在怀里，摇晃着叶解放的身体叫喊着，粗糙的脸盘因紧张而扭曲得有点变了形。

叶解放的嘴角动了几下，像是听到了孙敏光的呼喊，又像是什么也没有听到。他的眼皮跳了跳，眼角慢慢地渗出一滴晶莹的泪珠。

二、她交了好运，又恰恰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心债呵！心债

出事之前的某个时刻，薛沁芯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放下电话，薛沁芯长长地松了口气，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愉悦的神色。

电话是叶解放打来的，告诉薛沁芯，一号密炼机已经修复，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

“你真有办法。”电话里，薛沁芯满意地夸奖叶解放，同时又叮嘱叶解放：“小叶，别忘了把场地打扫干净。”

“知道了。”

叶解放闷闷地应了一声，搁下话筒。

从叶解放的话声里，薛沁芯觉察到对方已疲惫不堪，他们都太累了。她这么想，心里掠过一阵歉意。她想追打一个电话过去，吩咐叶解放和检修工们马上回家休息，清扫场地的事由操作工们去干。但踌躇一下后，她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按规定，抢修弄脏的场地，应该由检修工来清理。所以，薛沁芯虽然知道检修工们已经精疲力竭，却不愿意因此而破例。

一号密炼机的修复，使薛沁芯紧张了两天的心，开始渐渐松懈下来。

当得知一号密炼机出故障的消息后，薛沁芯着实惊慌过。工艺工程师出身的她，机械原理少得可怜，她只知道必须马上抢修，但拿不出具体方案来，甚至连进行这样的抢修需要多少时间也不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机械设备的副厂长郁新城又恰恰患病住院。突如其来的事件，急得薛沁芯六神无主。当厂长还不满一个月，她的治厂经验实在是太少了。

化险为夷，有人靠的是机智，有人靠的是胆略，有人靠的是后台，而薛沁芯靠的是已被无神者否定了的上帝。

不敢承担责任的机动车间主任李永胜向薛沁芯推荐了叶解放，能干的叶解放不用薛沁芯具体布置，便带领检修工们利用厂休日连着干了几十个小时，顺利地修复了一号密炼机主轴，给薛沁芯解了围。

这，能不说这是幸运吗？

命运之神，对薛沁芯确实是宠爱的，从她出生的那天起，一条平坦的大道就铺开在她的面前。

薛沁芯的父亲是上海一所著名学府的教授，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她从小就在涂了蜜的生活里长大。在“反右”、“文革”这些大的政治动荡中，别的学者教授家的孩子，总会或多或少地亲身领悟到辛酸的滋味，但她却没有体验过。父亲那些当了官的学生，保护她家避免了各种冲击。小学、中学、大学，技术员、工程师、厂长，一路顺风。似高明画家的信手挥洒，虽若漫不经意，却处处恰到好处。

在个人生活中，薛沁芯同样是幸运的。

二十五岁那年，她在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技术员曹素功写给她的求爱信，一行行滚烫的词句拨乱了她的心。三天

后，她接受了曹素功的求爱；一年后，他们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嗣后，丈夫体贴、疼爱，使薛沁芯陶醉在温柔之海里，在厂方明令禁止生育第二胎的前一个月，薛沁芯又产下一子。儿女成双，令同时代的年轻夫妇们羡慕不已。

幸运的薛沁芯只是在当了副厂长后，才隐隐约约感到了世界上似乎也有不如意的事。

在追怀这些往事的当儿，天色不知不觉已经暗下来。薛沁芯放下了电话筒，朝外望了望，窗外已是一片朦胧，下班时间早就过了。对面楼里的技术科办公室黑乎乎的，不见一点灯光，毫无疑问，在那里上班的丈夫曹素功已经回家。自从妻子当上厂领导后，曹素功便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活，连儿子衣服掉了纽扣这样的活，他也抢着去做。除工作外，他怕再给妻子娇嫩的肩头压上半点分量。他知道妻子的厂长当得不易。

不知咋的，丈夫的这片苦心，没有给薛沁芯带来多少安慰。她反倒觉得有点腻味，心头多了几分难言的惆怅。

哗——厂区里响起了硫化车间轮胎出缸时的刺耳声响，车间窗口喷出的白色气浪，大团、大团地消失在朦胧的暮色里。

薛沁芯仰头扫了一眼硫化车间顶部的蓄水塔和排汽管。刺耳的排汽声扰得她心烦起来，她又感觉到了心头沉重。

“你当不好厂长，听我一句忠告，回技术科当工艺工程师吧。”

还在薛沁芯是副厂长的时候，当时的厂长林明跃就这样直言不讳地劝说薛沁芯。

“你这是什么意思？”对林明跃的话，薛沁芯当时就有